

双面人

很多故事都从偶然开始，但有些偶然，看起来却像经过精心预谋。



成刚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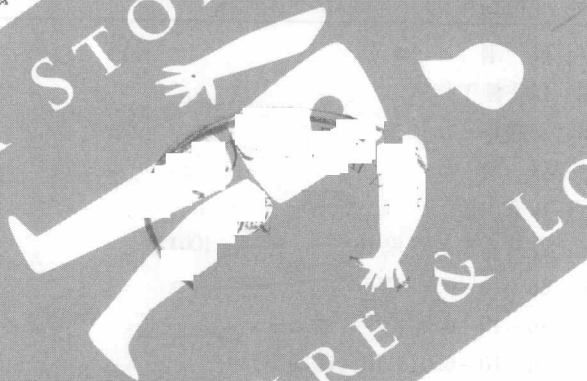
A NOVEL BY CHENG GANG

作家出版社

双面人

很多故事都从偶然开始，但有些偶然，看起来却像经过精心预谋。

A STORY OF



DESIRE & LOVE

A NOVEL BY CHENG GANG

成刚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双面人/成刚著.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09. 3

ISBN 978 - 7 - 5063 - 4625 - 2

I. 双… II. 成…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27936 号

双 面 人

作 者: 成 刚

策 划: 口香糖工作室

责任编辑: 王婷婷

装帧设计: 张 羞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zuoja.net.cn>

印刷: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数: 195 千

印张: 16

版次: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4625 - 2

定价: 24.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第一章	8
第二章	37
第三章	70
第四章	102
第五章	147
第六章	182
第七章	217

楔子

很多故事都从偶然开始，但有些偶然，看起来却像经过精心预谋。

比如很多年前的那一晚——

钟宇本来没有打算去酒吧，他坐在出租车上，目光只是随意地掠过街边的霓虹，看到酒吧的招牌，还有酒吧门前那么些打扮入时的少年男女，心里忽然就动了一下。

“师傅，停车。”他说。

钟宇这晚已经喝了不少酒，从车上下来，站到路边，身上还微有些寒意。那年秋天来得早，刚过9月，夜晚的街道边，已经堆积了些银杏的落叶，风吹过来时，它们就打着旋儿，顺着风的方向跑。

钟宇端详酒吧周围的环境，确定自己以前从来没有来过这里。

这是个陌生的酒吧，但里面是钟宇熟悉的味道。所有的酒吧都光线昏暗，到处流淌着暧昧的音乐。钟宇到吧台那儿要了瓶啤酒，孤身坐在一个角落里，目光四处梭巡一番，忽然觉得心里有

了些莫名的冲动。

这样的夜晚，也许会发生些什么吧？这时候，他也明白了，为什么自己会在结束一场酒宴后的回家途中，忽然想要到这家陌生的酒吧，小坐一会儿。

这样的夜晚，发生的事情，当然会和女人有关。

酒吧里有的是女人，她们很多也像钟字样，单身独坐在一隅。钟字目光从她们身上掠过，没有丝毫停留。任何习惯耽于夜晚的男人，都明白那些女人期待的不会是故事，而是一场交易。钟字可不想跟她们沾上任何的关系。

幸好没用多久，钟字就发现了目标。

那个女人有着纤瘦的腰肢，裹在一件黑色的紧身長裙里，居然给人异常饱满的感觉。她的一头长发自然地垂下来，差不多遮住了半边脸颊。露出来的那一半脸上，可以看出化了很浓的妆，黑色的眼影与黑色的唇印，传递着些冷漠与风尘的味道。

她也同钟字一样，独坐在角落里，但她显然有别于那些等待交易的女人。

她喝的是红酒。

常去酒吧的人都知道，夜晚的职业女郎，空手或者一瓶啤酒就是她们的标志，她们绝不会用红酒来打发等待的时间。

钟字没有犹豫，拎着还剩下半的啤酒就往那女人身边去。

行走的时候，女人似乎感觉到了什么，目光随意地瞥过来，又随意地转向一边，但最后，目光还是盯着钟字，直到他坐到她的面前。

女人的目光带些挑衅的味道。

“你是那种我想遇到的女人，所以，今晚你一定不要拒绝我的邀请。”钟字非常坦然，甚至面上还带了些微笑。

女人面无表情，冷若秋霜：“但你不是我想遇到的男人。”

钟字还是笑，说：“也许聊聊你就觉得是了。”

2

女人还是面色冷淡，瞟了一眼钟宇手中的啤酒，语气里更是带上了些不屑：“我不打算跟喝啤酒的男人聊什么。”

“我知道你们女人喜欢有钱的男人，但你不能因为我喝啤酒，就瞧不起我。”钟宇毫不在意，盯着女人说，“我喝啤酒，只因为我喜欢喝啤酒。”

女人犹豫了一下，摸出一根喜爱香烟叼到嘴上，钟宇赶紧摸出火机点燃凑过去给她点上。一口淡蓝的烟雾喷到钟宇的脸上，钟宇下意识地躲避了一下，还咳嗽了一声。然后，他就听到女人笑了，但那笑声里，依然带着冷漠。

“听说天然居宾馆重新装修过了，刚被评为五星。”女人说。

钟宇释然，眼神也随即变得极其暧昧。他摇头苦笑，似乎眼前是个调皮的小女生，而她的任何把戏，在成人眼里，都是那么幼稚且可笑。

钟宇摸出手机，拨了个号码，放到耳边：“天然居宾馆吗？我要订房……”

女人盯着他看，还是不动声色。

“现在，你该接受我的邀请了吧？”钟宇合上电话后问。

“你以为你订了房间我就会跟你去？你以为我是那种随便的女人吗？”女人好像显得很恼火，狠狠地瞪着钟宇。

“就算你跟我去了房间，我们也不一定非得做什么。我们今天刚刚才认识，我们只是需要找个僻静的地方好好聊一聊。”钟宇对这样的游戏显然驾轻就熟。

女人犹豫了一下，这才道：“你要记住你说过的话，我们只是去聊一聊。”

钟宇笑得开心：“当然，我说话算话，因为我也不是那种随便的男人。”

“你是个坏蛋，你骗了我。”女人的唇抵在钟宇的耳朵上说。

钟宇的目光还停留在女人光滑的大腿上，声音也略显疲惫：“如果不骗你，我怎么能成为你想遇到的男人？”

“你知道我想遇到什么样的男人？”女人咬住了钟宇的耳垂，声音有些含混不清。

钟宇轻声呻吟了一下，叹口气道：“今夜你是个堕落的女人，你当然想遇到我这样堕落的男人。我们以前从来不曾见过面，离开这里后，也会很快忘记彼此的模样。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用激情把这个夜晚填满。”

女人忽然“哧哧”笑了：“那么你的激情呢？莫非你还要把它留给别的女人？”

钟宇再叹口气，自语道：“我早就知道，天下女人，都是一样的贪得无厌……”

他飞快地起身，在女人还没有明白过来时，已经关掉了房里的灯。黑暗立刻将俩人包裹。女人随即发出一声短促的惊呼。男人的双手已经从她的胯下穿过，抚在她的臀上，将她的整个人都抱了起来。

女人再次发出短促的一声惊呼，双手下意识地就搂紧了男人的脖子。

钟宇紧走几步，到了窗边，放下女人的同时，已经大力扯开了落地式窗帘。无数星光灯火，如墨般泼洒进来，沾满女人白绸样的肌肤，然后毫不停留，水珠样开始滑动。

女人身上骤起一阵颤栗，好像有无数细小的虫子在身上蠕动。她忍不住低低发出些呻吟，胳膊顺势向前，试图抓住男人。但她却抓空了，男人有力的胳膊，将她的人翻转过来，然后顺势俯在了她的背上。

她的整个人现在都趴在落地窗的玻璃上了。

她看到了满天的星辰，还有比星辰更璀璨的万家灯火。

冰冷的玻璃贴着她灼热的身子，那种微痛的冷，让她忍不住

再次发出一迭声的呻吟。而当她的目光落到窗外的街道，俯视的晕眩感随即而来。

“你看到了吗，现在整个世界都在注视着我们。”男人的气息也有些浑浊。

女人没有看到世界，却看到大厦下面的街道上，还有夜车驰过。公交车站台上，年轻的情侣在深情拥吻。女人身子起了阵痉挛，瞬间的虚空过后，渴望开始变得强烈起来。

男人双手握住她的双手，十指如藤样绞缠，紧紧地贴着玻璃。

撞击如期而至。

女人更加晕眩，甚至好像听到了玻璃碎裂的声音。每一下撞击，都在加速玻璃破裂的进程。女人相信，终有一个时候，它们会支离破碎。而玻璃后的男人和女人，也会跌落下去，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但此刻，她对那深渊竟会如此渴望。原来恐惧竟也如此迷人。

让那些撞击来得再猛烈些，让坠落，就在下一次撞击时发生。

后来，女人感觉自己真的飘了起来，她以为是在坠落，但后来，她还是落到了柔软的床上。她伸展着四肢，感觉着残缺的力量在身体里游走，不想动，也不能动。但是，她还是坚持翻身，抱住同样一脸疲倦的男人。

她不知道这时该对男人说些什么，也不知道，如何才能向男人表达此刻自己的感受。

她只能拼命地吻他，口中含混不清地念叨着些什么。钟宇侧着耳朵听了半天，才听清楚女人在叫他的名字。

于是钟宇故意很大声地叹息，坐起来，推开女人，一脸严肃地说：“你怎么能叫我的名字呢？太不专业了，太没有职业道

德了。”

女人先是一怔，接着捂着嘴笑。

“我真得好好批评你，做什么事都得认真。瞧瞧今晚，本来一切都挺逼真的，你这一叫我名字，如果边上有观众，立马就得穿帮。”

女人还是捂着嘴笑，说：“好了钟宇，今晚的表演到此结束，我们边上没有观众了。”

钟宇故意绷着的脸舒展开来，拍拍女人的脸蛋：“其实你今天表现不错，但你在酒吧里，太沉不住气了。我一肚子甜言蜜语还没来得及往外掏，你就火急火燎地要上宾馆。你说换了别的女人，能这么不矜持吗？”

女人笑吟吟地不住点头：“我主要是紧张，第一次。你不能要求我第一次就拿奥斯卡吧？”

钟宇想了想，点头，身子又躺下去。女人顺势俯在他的身上。

“下次，下次我保证不会再出错。”女人温顺地说。

钟宇未置可否，却拿起床头的手机看了看时间，说：“时间不早了，我们都该回去了。”

女人立刻显得有些失落，但想了想，还是勉强露出一个笑容，起身去卫生间。

钟宇倚坐在床头抽烟。

今晚，他跟女人精心预谋了一场艳遇，这无疑为他们短暂的相聚，增添了无限的情趣。当他电话里跟女人说起这主意时，女人开始还有些不愿意，现在，显然她已经迷恋上了这样的表演。而钟宇，也为自己能想出这样的游戏而沾沾自喜。

现在，游戏结束，幕已落下，他和女人都将回归到自己的生活中去。

这一夜，又如以往无数个夜晚，事如春梦了无痕。

女人从卫生间里出来，已经完全变了副模样。大波浪的发

型，淡绿色的职业套装，淡色的眼影与唇彩，和适才酒吧里那个冷艳风尘的女人，简直判若两人。

简单地拥吻，然后告别。纵然再多的风情，最后也必须以这样的情节落幕。

女人离开后，钟宇在卫生间里淋浴，忽然听到外面手机响。光着身子出来拿起手机，看到刚刚离开的女人给他发来短信。

“下回，我希望能做你的仆人。”

钟宇自顾一笑，随手将这条短信删除——他是个小心谨慎的男人。



第一章

1

“每年春节我们都会聚在一块儿，这对我们，是项历史悠久的传统。”

“年纪大了，谁手上都有一大摊子事，平时虽然也隔三差五小聚，但那都隔靴挠痒，没一次能玩得尽兴的。”

“春节七天乐是我们的节日，这已经不是秘密了，我们周围很多人都知道。”

“主要是我们这帮人平时活得太累，都盼着能有个时候，为自己活一回。七天跟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比，实在太少了，所以我们都挺珍惜七天乐的机会。”

“那七天，我们会放下手头上一切工作，就算钱跟狗似的在后面撵，都不回头正眼瞧它。赚钱的时间多了，开心的日子却没几天。”

“我们打上中学那会儿就混一块儿，一块儿逃课，一块儿泡

姐，一块儿欺负女老师。上大学分开几年，毕业后重新会师井冈山，同志们算是又找到组织了。”

“多年后蓦然回首，发现青春正在离我们而去，我们使劲追呀追，好不容易才为自己掐住点青春的尾巴。我们聚一块儿都挺纳闷的，你说这世界怎么了，我们还没折腾够呢，岁月已经无情地把我们打入中年这个冷宫。”

“世界抛弃了我们，但我们不能抛弃这世界。别说冷宫，就算是马嵬坡，我们也不怕。跟哥们儿在一起，就是跟青春在一起。就算胡子白了牙齿掉光了，我们依然年轻。”

“我们还打算六十岁以后集体搬福利院去，泡光福利院的所有老太太。若有哪个老头敢跟我们抢，我们会像秋风扫落叶，打得他们满地找牙。当然，如果他们还有牙的话。”

秦歌和杜云听得呆了。

“等等，你们慢点儿说，我有点晕。”秦歌说。

坐在秦歌和杜云面前的，是三个男人。他们全都目不斜视，特别严肃的样子，而且，除了嘴巴在动，他们好像木头人一般，又像被人施了定身法。

“你们还是派个代表出来说吧。幸亏我们是人民警察，换了普通老百姓，谁架得住你们这一通机关枪狂扫。”杜云隐忍住脸上的笑意，故作嗔怒地道。

照例最左边的唐飞先开口：“我们都是良民，时刻不忘是国家和人民，还有爹妈哺育了我们。所以我们特别愿意跟二位，也就是崇敬的警察先生小姐合作，要有机关枪，我们就去扫违法犯罪分子了，为二位分担肩上的重任。”

唐飞看上去是这三个男人中最年轻的，脸挺白，不见褶子，穿的衣服也花里胡哨的，要不是事先知道他的年龄，秦歌和杜云肯定以为他才二十出头。事实上，这三个男人同龄，只差月份，算起来，已经三十岁了。

“我们必须慎重对待选择代表的事，这是项光荣而艰巨的使命。我们必须使劲回忆自己这前半生是否做过什么对不起祖国和人民的事，清清白白地做代表，才能对得起我们的良心和二位的信任。”

按次序，这回说话的是中间的廖鹏。廖鹏国字脸，脸色红润，嗓音雄厚有力，身板也结实，坐那儿腰挺得笔直，看起来像当过兵似的。实际上，他根本没进过军营，身子骨结实，除了先天骨架大，还得益于这些年坚持不懈的锻炼。

秦歌和杜云习惯性地眼珠子转到最右边那人脸上，等他开口。

最右边那人叫叶华平，肤色挺黑，脑袋后面扎个马尾巴辫子，军绿色的衣服裤子上，一眼过去满是兜。他的样子像文艺青年，又像美国大兵，反正挺酷。

“中华民族是礼仪之邦，向来有谦虚礼让的美德。做代表这么光荣的事，我们不能光想到自己，还得把它留给兄弟们分享。孔融都知道让梨，我们难道还不如一个小毛孩吗？但是，我们要一直这么谦让下去，选代表的事肯定得黄。所以，我们三个还是各自代表自己算了。”

秦歌叹口气，看着杜云说：“现在我算知道他们三个为什么会一起来了，事先肯定彩排过，还不止一回。”

杜云已经不掩饰自己的笑意了：“我说你们三个，平时都这样说话吗？累不累呀。”

唐飞说：“我们三个一起来，说明我们对这件事慎重，更怕万一有啥自己一个人没想起来的地方，还有别人提个醒。这充分表明了我们的态度，我们比你们更加迫切地想知道钟宇的下落。他是我们的好兄弟，我们四人帮纵横江湖这么些年，缺了谁都不行。”

廖鹏点头，态度诚恳：“十几年来，钟宇为我们带来了太多

的欢乐，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美好的记忆。他是个单纯的人，常常提醒我们大家要做一个高尚的人，做一个摆脱低级趣味的人，勇于同坏人坏事作斗争的人。我们相信，除非有迫不得已的理由，他不会啥话不说就丢下我们的。我们更担心他是否碰上了坏人，坏人盯的就是他这样的好人。”

叶华平目光黯淡，声音也变得低沉：“钟宇说过，没有了兄弟的江湖，那还叫江湖吗？我们相信，他离不开我们这些兄弟，更坚信用不了多久，他一定会回来。世俗生活剥夺了我们孤独的权利，他这是用自己的离开，来让我们品味心灵的孤独。他离开的这段时间，我们会虚席以待，把最醇最香的酒埋在地下，等到他回来那一天，我们再开怀畅饮。”

这个看起来酷酷的男人，此时眼睛竟有些湿润了，另俩人也在瞬间，黯然神伤。

秦歌和杜云面面相觑，一时竟说不出话来。还是秦歌咳嗽一声，道：“你们现在的心情，我们都能理解。所以，我们现在站在同一战壕里，你们只有把那天的事全说出来，我们才能帮你们找回你们的哥们儿。”

杜云也帮腔：“没错，这也是我们把你们找来的主要目的。”

对面的三个男人互相看了看，一起重重地点头。

叶华平掏出烟来，征得杜云的同意后，给几个男人散了一圈。四杆烟枪一块儿冒烟，屋里很快就变得乌烟瘴气了。杜云冲几个人翻白眼，但又无计可施。

“大年初一的中午，我们四家人一块儿吃了顿团圆饭。那帮媳妇知道接下来会有好几天寂寞的时光，所以吃饭的时候，联合起来使劲折腾我们。我们深知，只有把媳妇哄好，才能没有后顾之忧，才能玩得尽兴，所以，就由着她们折腾。那帮媳妇儿软硬兼施，还威胁我们说要集体红杏出墙，企图破坏我们传统的开心计划。但我们哪能让她们得逞，吃饱喝足，冒着酸掉满嘴牙齿的

危险，说了通依依不舍的情话，然后毫不犹豫地丢下她们，跑了。”

开始讲述的是叶华平。他说话的时候，唐飞和廖鹏身子后倾，显然已经把回忆往事的责任推给了这哥们儿。

“那天我们带了两辆车，飞子开了辆特拉卡，大鹏开了辆猎豹，我们沿着高速一路往北。大过年的，路上车还很多，所以我们车开得也不快，差不多天快黑的时候，才到达目的地。”

“你们这是去的哪儿，可够远的。”秦歌问。

“我们去神华顶。”叶华平回答。

“神华顶？”杜云惊讶地脱口而出，“大过年的，你们去做神仙？”

叶华平笑笑：“要能做神仙就好了。我们几个，都属于享乐主义患者，我们聚在一块儿常常反思自己的生活。你说这世界干吗非得灯红酒绿？干吗非得造出那些让人欲罢不能的荒糜生活？我们都是受害者，于这俗世中随波逐流，离自己淳朴善良的本性越来越远。都市让我们迷失，所以我们就想去远离这滚滚红尘的地方，哪怕只有几天时间。我们想啊想，就想到了神华顶。”

“我记着那几天下雪了吧，大冷的天，冰天雪地的，你们几个往山上跑，就算不怕碰到狼，难道也不担心冻成冰棍？”秦歌摇头叹道，“我就是琢磨不透你们这些有钱人，放着好好日子不过，拼命瞎折腾。”

“秦队你这就老外了，现在城市人就流行往山里跑，人家那叫户外运动，玩户外的人，都叫驴友。”杜云接茬儿道。

“驴友？好好的人不做，干吗非得做驴？”秦歌纳闷。

“没错，我们不想做驴，我们想做狼，我们的户外俱乐部，就叫‘狼行天下’。”叶华平微微一笑，递过两张名片来，“如果二位对户外感兴趣，可以到我的店里去，所有装备，我全按进价给二位。”

秦歌和杜云接过来看，名片上果然印着“狼行天下户外俱乐部”的名称，还有一串英文字母，好像是这俱乐部代理的户外品牌。

那边的叶华平接着道：“神华顶海拔其实并不算太高，但因为是在东云山脉蜿蜒的群山深处，山势又特别陡峭，所以，一般玩户外的人，很少有往那儿跑的。我早就想组团登顶，可总是因为各种原因搁浅。这回哥儿几个终于有了自由的七天时间，所以，我们就决定不畏艰险，勇攀高峰。那天丢下媳妇，我们开着车，驰骋在通往高尚和纯洁的康庄大道上，身后那个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城市，离我们越来越远。”

杜云脸上露出向往的神情。她说：“真好，我觉得你们真跟活在电影里似的。”

边上的秦歌重重地咳嗽，杜云醒悟过来，赶紧坐正了身子，脸也板住了。她想起自己现在是警察，正在工作，怎么能这么不严肃呢？

但她还是对这几个男人的生活，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2

事情的起因是市里某位领导，给局里分管刑侦队的副局长来了个电话，说是他们家公子已经好几天没回家了，手机又关了机，怎么也联系不上。家里人都挺着急的，担心他出了什么意外。想报案，但这事牵扯到领导家属，怕影响不好，所以，领导就利用关系，想请公安局的熟人，帮着找一下儿子。

那位领导跟副局长是老战友，这些年虽然接触不多，但交情在那儿，这忙不能不帮。何况，这事也算不上以权谋私，人家如果不是顾虑到影响，正儿八经报案，你警察还真不能不管。

副局长当天就把这差事交到了刑侦队。